

欧阳山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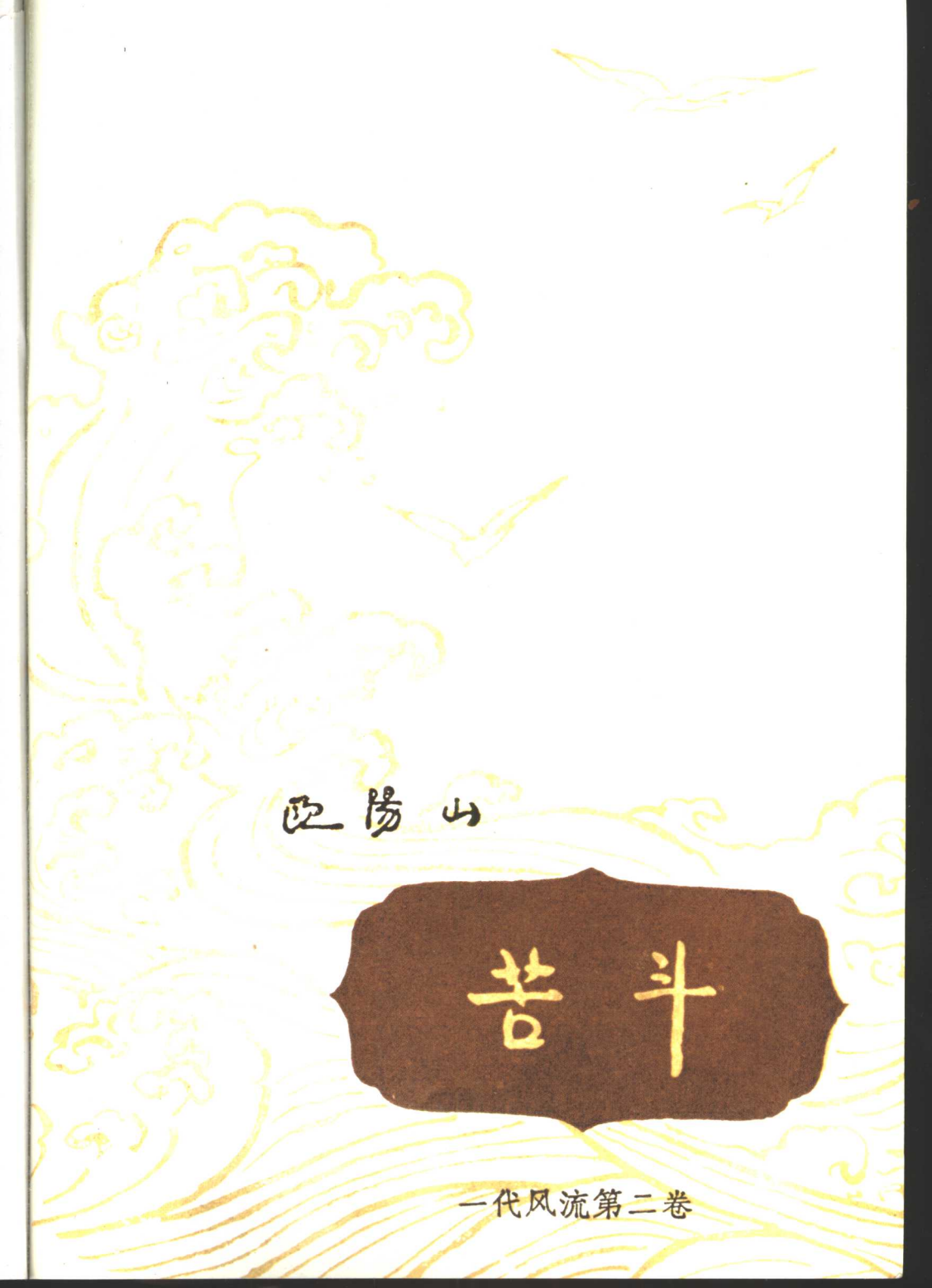
中国当代
长篇小说藏本
ZHONG GUO DANG DAI
CHANG PIAN XIAO SHUO
CANG BEN



一代风流第二卷

苦斗





歐陽山

斗 苦

一代风流第二卷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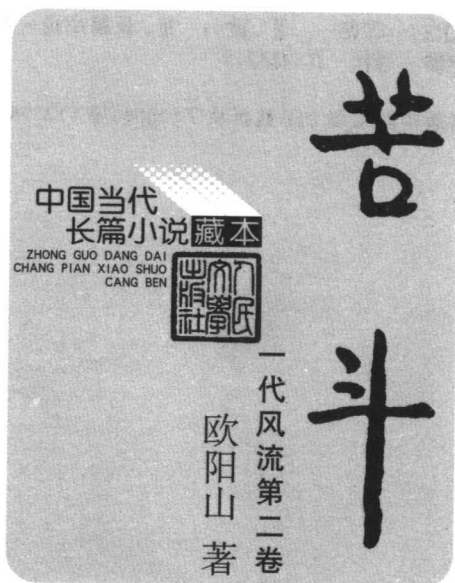
三家巷; 苦斗/欧阳山著.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

(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

ISBN 7-02-004914-1

I. ①三…②苦… II. 欧…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2778 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录

四一	幻想	331
四二	翻生区桃	339
四三	一线天	347
四四	险地	357
四五	咫尺天涯	366
四六	过五关	376
四七	博爱与和平	385
四八	沉沦	393
四九	余庆坊快事	403
五〇	不如归去	411
五一	寂寞的冬天	419
五二	旧地重游	429
五三	十大寇	439
五四	第一赤卫队	448
五五	跋涉	457
五六	一个谜	466
五七	喜相逢	474
五八	诀别	484
五九	恍如隔世	494
六〇	后继和前仆	503
六一	翻脸无情	512

六二	七月的奇遇	522
六三	西水图	530
六四	鬼地脚	538
六五	请命	546
六六	善有善报	555
六七	三灾	563
六八	南渡口的风波	572
六九	踢蛇窠	580
七〇	有缘千里	589
七一	有人快活有人愁	598
七二	凯旋	608
七三	佳期	615
七四	大展鸿图	623
七五	真伪之间	632
七六	女英雄	641
七七	擢甲里二百号	648
七八	小纠察队员	657
七九	终天恨	666
八〇	鸟惊心	677

四一 幻 想

在一个昏暗无光的早上，周炳所坐的轮船从吴淞口慢慢驶进上海的黄浦江。迷蒙烟雾，苦雨凄风。两岸的码头、工厂、货仓，谦逊地向他鞠躬，悄悄地向后退走。几天来吵闹不休的轮船，这会儿肃静无声地滑行着，好像在油面上行走的一般。汽笛一声长鸣，好像为他鸣锣开道。黄浦滩上那些雄伟高大的建筑物，都你挤我、我挤你，恭恭敬敬地站立着，仿佛在欢迎一位伟大的人物的光临。周炳迎着风雨，也没有戴帽子，毫无畏惧地站在甲板上，像恐吓淘气的孩子似的对上海说道：

“你好生当心着！叫我给点厉害你瞧瞧！”

这时候，他十分相信自己是一个有力量的人。他还相信他的遭遇一定会十分顺利，他所要找的那些朋友，差不多一上码头就会碰见。这样，他马上就可以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大搞一场，正像在广州不久前才搞过的一样，好歹凭着他个人的力量做出一番事业来。但是他的幻想还没有完场，却叫一种东西把他的身体给冲击了一下，冲断了。他定神一看，原来有个穿白制服的外国人十分粗暴地用手推他、撞他。那家伙嘴里发出不干不净的声音，看样子十分野蛮，又正在生气。那种毫无礼貌的神气，不单不像对待一个尊贵的人，而且不像对待一个仆役。周炳没有直接接触过外国人，这还是头一回。他气得涨红了脸，举起拳头，正要揍过去，旁边一个中国人赶快把他的手拽住了。就这样，一个外国人就把他们四五个中国人像赶鸭子似的推下统舱去……

不久，船就靠了码头。码头上全是湿漉漉的，又显得杂乱无

章。周炳提了铺盖卷，像钻狗洞似的钻上了码头，才想起自己人生路不熟，不知道怎么走法。他掏出地址看了又看，只见那上面写着“宝山路金鑫里三号张公馆”，却不知道这金鑫里到底坐落何方。想问问人，可是不懂话。又瞧着四下的人全像在那里吵架似的说着话，自己也不好插嘴。正在团团转、没主意的时候，忽然背后有人叫了一声：“表舅！”他回身一看，正是他大表姐陈文英从广东带出来的使妈阿云，特地来接他的。这阿云是顺德人，年纪三十左右，矮小结实，头上梳着辫子，身穿方格呢子大襟衫裤，披着一条又宽又长的墨绿毛线围巾，满脸笑容地要伸手接过他的铺盖卷。周炳在广州就认识她的，哪里肯叫她提行李，只顾问她大表姐怎样，表姐夫怎样，孩子们又怎样，一面跟着她走出码头。阿云讲了许多情形，未了，狡猾地斜眼望着他道：

“表舅你来得正好。这阵子，老爷和太太两边都有点不悦意的样子，也不知他们心里搁着什么事儿。得你来调停调停，正好。”周炳听着点点头，没多问。不大一会儿工夫，他们两部黄包车就到了金鑫里三号后门口。张子豪这时候正当着上海市闸北区的区长，上衙门去没回来。大表姐陈文英带着张纪文、张纪贞两个孩子，一个九岁，一个七岁，在厨房门口迎接他。周炳看见陈文英还是那样高高瘦瘦的身材，尖尖长长的脸儿，小小巧巧的鼻子和嘴巴，只是眼睛稍为圆了一点儿，大了一点儿。一见她，周炳就想起自己的姐姐周泉，不过她比周泉更瘦弱些，更苍老些，皮肤更白净些。当下他就说：“大表姐，日子过得好！大姨爹、大姨妈、表哥、表姐、我爸爸、妈妈、姐姐都问你好！”陈文英看见周炳还是那样圆头大眼，阔嘴宽唇，胸厚肩宽，手粗脚长，走起路来，踩得地板吱吱叫，震得杯盘叮叮响，只是在那孩子气的嘴唇上，隐隐约约有点胡须影儿，就笑眯眯地说道：“还是那么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的呢，简直那么大不透的呢！简直那么大不透的呢！”跟着又说：“这回省城打仗，你们都受惊了吧？”后来又说，“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就是舍不得广

东！上海多么太平，吃、喝、玩、乐哪样缺，就是不肯来，宁愿躲在老窝里担惊受怕！唉，广东人就是这样的啦，南洋、金山，再远都不怕，一提到北方，死都不去！”随后，她就给周炳张罗房间，叫用人们找这找那，再不去注意周炳是否还有什么话要说。安顿好，她就另有约会，打扮得雍容华贵地出门去了。午饭，还是使妈阿云给他端上房间里来，让他一个人独自吃。

这样子，周炳算是在上海找到了一个暂时的栖身之所。开头一个星期里面，他除了饭后出去散散步之外，差不多简直没出过门口。他给家里，姐姐周泉，表姐陈文娣、陈文婕，三姨爹区华，舅舅杨志朴，都去了信。还特别给哥哥周榕写了一封长信，托区华给他转去。西门的王通、马明一伙，南关的陶华、丘照、邵煜、马有、关杰一伙，沙面的章虾、黄群、古滔、洪伟一伙，河南的冼鉴、冯斗、谭槟一伙，又都各自走散，虽然心中想念，都没法通个消息。信一写完，他就无事可做，闷得发慌。他那两个学生张纪文、张纪贞，开头看见来了个家庭教师，都欢天喜地上来上学，可是第三天，张纪文就不来了，第四天，连张纪贞也不来了。大表姐陈文英说，“孩子小，喜欢念就多念一点，不喜欢就少念一点吧。”周炳听说这样，也只好随他去，来一天、不来一天地念着。闲着没事，他就去看报纸。看了《申报》，就看《新闻报》；看了《新闻报》，就看《时报》、《时事新报》。从第一版的药品广告一直看到最末一行的小信箱、寻人启事、征求朋友之类的东西，把那些大人物纷争，小人物纠葛，奸、淫、掳、掠，偷、讹、拐、骗，失业、罢工，迷信、横祸，水火、灾害，官司、人命，一件件地往肚子里装。装完了之后，就长叹一声道：

“哦，这就是上海！”

看完报，他就来研究他所住的这幢房子和这幢房子里面的人。房子很大，很华贵，清静，阴阴森森，要不是张纪文和张纪贞偶然哭闹吵嘴，简直静得好像没人居住的一般。大门朝南临街，整天关着不用。大门之内，是一个大天井。过了天井，是一个大厅。大

厅两旁,是东西厢房,东厢房做会客用,西厢房做孩子们的书房。大厅之后,还有饭厅,再后面就是厨房,下房。后门朝北开着,一家人平常出入,都走这里。二层楼上,前楼是张子豪的书房,后楼是孩子们的卧室,东厢房和西厢房是张子豪和陈文英的卧室。三层楼上,前楼空着,摆了几件简单的家具。后面是一个大晒台。东厢房也空着,堆放一些不等用的东西,西厢房就做了周炳的书房兼卧室。整整一个星期,周炳才看见张子豪一回,陪着周炳吃了一顿饭,像个大人物一样,问了几句不相干的话,说了几句共产党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国民革命已经成功之类的言语,便坐着汽车,带上卫士走了。他走了之后,这幢大房子就剩下陈文英和张纪文、张纪贞和今年才一岁多的张纪庆三个孩子,此外就是阿云、阿秀两个广东使妈,张纪庆的江北奶娘江妈,和一个专做粗重活的浦东大姐春兰,再加上新来的家庭教师周炳,一共大小只有九个人,真是寂寂寥寥,空空荡荡。起初,周炳以为陈文英和张子豪有什么反目不和之处,但是看样子倒还恭恭敬敬,热热呵呵的。只是表姐夫老说有公事,赖在外面不回家;大表姐整天也和一班男女教友厮混,不是聚会,就是听讲,再就是跑跑孤儿院、济良所、盲哑学校、慈善医院之类的地方,搞搞募捐、救济、舍药、施粥之类的事情,两家各行其道,互不相干。周炳向阿云、阿秀、江妈、春兰打听,也打听不出所以然来。他自己寻思,大概有钱人家,就是这样子生活的,还是自己寻找革命朋友要紧,也就不去理会了。

一个星期过去,两个星期过去,已经到了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一月初旬了,广东那方面还是一点消息都没有。这边主人虽然还没有什么,那些广东使妈、奶娘、大姐,却逐渐怠慢起来。那些少爷、小姐,不只不尊重先生,反而把先生捉弄、嘲讽、辱骂、殴打,十分不像样子。周炳不由得心里暗暗着急起来。……他有心亲身出去寻找,可是上海那么大,从哪里下手呢?再说上海也不比广东,冬天是很冷的。他连冬衣也没有,确是出去不得。陈文英好像看出这种情

形,就把张子豪一套旧的藏青哗叽学生装,一件厚毛线衣,一件旧大衣亲自给他送了来。看见他穿得整整齐齐,准备出门了,就笑着说道:“看我糊涂不糊涂,差点儿把什么大事都给忘了,冻坏了咱们的落难书生!”自从那天以后,周炳又给广东方面去了六七封信。寄完信就在马路、弄堂,大街、小巷,到处乱转,从大公司、大洋行到小纸烟店、广东杂货铺,都看了个饱。他看见一切荣华富贵,也看了更多的痛苦、虚伪、屈辱和罪恶。他把这一切都写在信里,告诉广东的亲友,但是三个星期都过去了,却得不到随便哪一个的一点回音。尽管他天天在街上瞎跑,却也从来没碰见过一个相识的人。这样,他慢慢失望了。从表面看,好像上海没有什么人在闹革命。即使有人在闹革命吧,好像也不怎么需要他,不见得有什么非他不可的样子。有一次,他无意中闯进了“外滩公园”,叫印度巡捕举起棍子吆喝着把他撵了出来。那棍子只差一点儿没有打着他的脑袋。他退出门口一看,原来那小铜牌子早就端端正正、明明白白地写着: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这件事给了周炳的自尊心很大的打击。周炳自己对自己问:“你还像一个广东人么?”又自己回答自己道:“哼,我就说你不像一个广东人!”事实明摆着:上海不仅不需要他,并且对他也不总是那么客气,那么谦逊。他从失望变成冷漠,从冷漠变成害怕,从害怕变成厌恶,从厌恶变成烦闷,从烦闷变成伤感。他开始读郁达夫的书,读郭沫若的书,读鲁迅的书,也读许多唯物论入门,辩证法发展,唯物史观浅释,苏俄游记一类的书。

看看到了阳历一月下旬,阴历除夕那一天,陈文英做了一桌家乡风味的团年饭,请周炳一道团年。陈文英嫌饭厅太冷,叫把酒菜端到楼上书房来吃。桌面上菜式很多,只是座席上才得陈文英、周炳、张纪文、张纪贞四个人。周炳说,“怎么今天星期天,又是团年,表姐夫都不回家团聚呀?”陈文英听说,眼圈红了一红道:“刚才有电话来,说今晚有要紧公事,不回来了。——别管他,咱们吃咱们

的吧！”周炳听了，不便多问。只见陈文英左一杯，右一杯，不停地把那瓶蛤蚧酒往肚子里灌，不久就陶陶然，两颊绯红，话头也多起来了。张纪文两兄妹胡乱吃了一会儿，就摔下筷子，跑到楼下放炮仗去。书房里，煤炉生得很旺。窗外虽然刮着凛冽的寒风，里面却暖和得跟春天一样。陈文英又劝周炳喝了几杯酒。在那雪亮的电灯光下，她摇晃着那细长的身影，自己也陪着干了几杯，就乘着酒兴说道：

“省城这一场大乱，我想你一定是有份儿的了，没想到你却没份儿！天下事真有意料不到的呢。论脾气，论经历，你不会不是个红党，可你不是。没份儿也好。要不然，恐怕你就没福分到得这上海来呢。只怕连脑袋瓜子都保不住呢！”

不知道为了什么缘故，周炳这时候从陈文英的脸上看出一种狡诈和试探的神气。他一时难以决断，究竟对她说真话好，还是不说真话好，嘴里唔唔呀呀地应付着，脸上和手上就露出那局促不安的窘样子来。没想到那局促不安的窘样子，却使陈文英大为快活。她嘻、嘻、嘻地笑了一阵，又说：

“怎么样，表台，上海这地方，住得还称心如意么？人家说，上海的地方是中国最好的地方，上海的人是中国最漂亮的人，上海的洋货是中国最上等的洋货。这句话是真还是假？”

周炳把搭拉着的脑袋仰起来，神气开朗地笑道：“你要我说假话，还是要我说真话？”

陈文英虽然是三十岁的人，这时候却年轻得只跟二十岁的一般，把两只原来就很大的眼睛睁得圆圆的说：“说假话又怎样，说真话又怎样，你都说说看！”

周炳用筷子夹了一块蚝豉吃了，说：“如果说假话，我就说，上海真是一个荣华富贵的地方。洋房多。汽车多。电灯也多。还有电车和煤气，打电话用不着接线生，吃水用不着挖井。人活在这里，好像神仙活在天上一样。”

陈文英不住地点着头，问道：“如果说真话呢？”

周炳说：“如果说真话，我就说，上海真是一个醉生梦死的地方。也许你今天中了彩票，变成富翁；也许你明天就会变成一个叫化子。外国人都是主人，中国人都是奴隶。这地方叫人想着要毁灭一切，毁灭整个世界，也想着要毁灭自己！”

陈文英说：“呸，呸，呸，你看你，又来了。说得好好的，又不知说到这里去了。世界倒是要整个毁灭的，那就叫世界末日。现在还没到呀！”

周炳玩弄着自己的纽扣，然后缓缓抬起头，坚持自己的意见道：“我不知道世界是不是到了末日。可是人不能整天在害怕、厌恶、烦闷当中生活着！主人拿棍子打的时候，汪、汪、汪地叫；跟同伴儿抢一根骨头的时候，也是汪、汪、汪地叫。这叫人怎么活得下去？”

陈文英受了一惊，微微皱起眉毛说：“做做好心吧，谁又犯了你？”

周炳浅浅一笑道：“不是犯。你看见的，在上海，白种人和日本人才是主人，中国人和印度人、安南人都是奴隶！活着当奴隶！能够当出什么味道来！”

陈文英斟了一杯酒，递给他道：“喝吧。我也喝。可是我今天晚上喝得太多了。你的话讲得也有道理。——大概是你还不习惯的缘故，习惯了就好了。我倒觉着你说假话的时候，更加逗人喜欢。那时候，你更加像一个有学问，有教养，有性格的文明人。到得你自以为说真话的时候，你就不像一个文明人，变得粗鲁，野蛮，拗性，暴戾，仿佛不那么聪明，仿佛不那么可亲——简直叫人难堪呢！”

周炳默默然喝下了一杯酒。陈文英也默默然喝下了一杯酒。她喝的时候，拿眼睛悄悄地瞅了他一下，觉着他如今是一只浑浑噩噩的庞然大物。她想起他是个打铁匠，又想起他是个皮鞋匠，是个看牛娣，就懊悔刚才自己说他不像文明人的话，怕戳中了他的卑贱

的身世，恐防他因此伤心。她的脑筋一动，立刻转了个话头道：

“不过不谈那些吧。我倒有个事儿要问问你呢。你说，你整天奔出奔进，心神不定，看来吃不安、睡不落的，好像你在寻找一件什么东西似的——这到底是什么缘由？”

周炳一听这句话，立刻满脸春风，张大嘴巴笑。那对乌黑的眼珠子闪出强烈的光，好像就要烧着的一样。陈文英觉着他整个儿都活起来，漂亮起来。他正准备告诉他大表姐，他的确是在寻找一件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在广州的西瓜园对全世界宣布了自己的政纲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金端、麦荣和自己的哥哥周榕这样一些人！可是突然之间，他又从陈文英的脸上看出一种狡诈和试探的神气，像刚刚不久以前看见过的一样，他于是就把所有热情激动的话咽住了，只是简单地回答道：

“我在追逐一个幻想。你不是已经观察出来了么？”

陈文英面对面听一个青年男子说出他自己心中的秘密，不觉满脸通红起来。她使劲把自己镇定一下，装出平平淡淡的口气问道：“那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幻想，值得你这么苦苦追求的？”

周炳仰起脑袋说：“那是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都追求过的。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圣洁的幻想。为了这种幻想，多少人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连生命那样宝贵的东西都贡献了出来，一点也不觉着可惜！”

他那虔诚和热烈的情绪使陈文英大受感动。她决定冒险追问下去道：“阿炳，既然如此，你简单明了地把它说出来，好不好？”她这样问的时候，她的心止不住怦怦地跳。她的发抖的手指拿起酒杯，送到嘴边，没有喝，又放下来。周炳并没有马上回答。他站起来，像一个顽童似的对她笑着，笑了许久，才说：

“这不能告诉你。这对你是一个秘密。也许是个永远的秘密。”

说完，他做了个鞠躬的姿势，离开了张子豪的书房。陈文英听

着他的脚步，知道他是回到三楼他自己的房间去了。这时候，孩子都已经睡下。她叫阿云来收拾了酒席，又叫阿秀来给她铺床。一切停当，她自己也就去睡。哪知道这一夜，却翻来覆去睡不着。她的脑子里老在想着：“周炳所追求的幻想，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是爱情么？不。不。不可能！”她用了好几种理由推翻了自己的假定。但是她又想道：“什么是英雄豪杰都追求的东西？什么是至高无上的圣洁的东西？什么东西才能够使人赴汤蹈火，视死如归，连宝贵的生命都可以不要？——傻瓜，只有爱情呵！”这一着想通了，陈文英又想第二着：“既然是爱情，那么是谁呢？是自己么？不。不。不可能！”她列举了阿云、阿秀、江妈、春兰，都不像。是认识了什么新的女人么？也不像。最后，她觉着最大的可能还是她自己。她流出眼泪来了。哭了一会儿，她索性扭开台灯，披了衣服，坐在床上，自己教训自己道：“你还胡思乱想什么呢？赶快祈祷吧，赶快忏悔吧。你是有夫之妇了。你有三个儿女了。你已经是个老太婆了！”但是接着，她又给自己辩解，用不算很低的声音说：“不，才三十岁，怎么就算老太婆？《少年维特之烦恼》里面的夏绿蒂，难道不是这样子的么？她不是有夫之妇么？她有孩子没有？不管她。反正有没有也差不了多少！”陈文英就这么翻来覆去地想着，越想越真。

“这不能告诉你。这对你是一个秘密。也许是个永远的秘密。”她重复着周炳这句话，随后用丝棉被蒙着自己的脑袋，一面哭，一面叫嚷道：“我的上帝呀！是了，是这么一回事了。这是肯定不幸的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了！这是无法挽救的了！”

四二 翻生区桃

周炳在上海，把广东的熟人一个一个地都想起来了，只是偏偏

忘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三家巷里何家的丫头胡杏。这时候，她已经十四岁，确确实实长成一个逗人欢喜的大姑娘。她经常穿着她家二少爷何守义穿过、不要了的男装旧大襟衫，破长裤子，拖着一双烂尾木屐，可是这褴褛衣裳却遮不住那长长的胳膊、长长的腿，高高的身材、细细的腰——那样天生的一副美丽的躯干。她一天十二个时辰都不免蓬头垢面，可是这蓬头垢面却遮不住那圆圆的莲子脸儿，尖尖的下巴，圆圆的眼睛拖着两个长长的向上弯的眼角儿；——更不用说那一脸娇憨的笑容，和左边脸蛋上那个又大又深的酒涡儿，——那样天生的一副美丽的相貌了。左邻右里都暗暗惊奇。有些老大娘一把抓住她，看上半年天都不放手。大家都不明白，这西门口一带地方，有多少翠围珠裹，身娇肉贵的姑娘，却偏偏都没有长好，单单何家一个丫头，长得这么好，好得出奇。大家都说这叫做：

“妹仔长成小姐相，皇帝拣条乞儿命。”

谁讲起来，都不免要惋惜嗟叹一番。甚至那些尖酸刻薄的婆娘们，挖苦起别人来，都往往带上了胡杏的名字道：

“你尽管骚情什么呢？你几时见过人家胡杏穿绫罗绸缎，搽脂荡粉来！”

这一天正是阴历除夕。天黑不久，主家大小在吃团年饭，胡杏一个人溜了出来。周炳虽然忘记了她，她却一心惦着周炳。出了大门，信步走到周家。周家原本是人丁兴旺的，这会儿死的死，逃的逃，嫁的嫁，出门的出门，坐牢的坐牢，只剩下周妈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家过年。虽然只有她一个人，到处可是整整齐齐，一丝不乱。大扫除，贴红钱，蒸年糕，炸油角，祭祖，拜神，样样做到。一看见胡杏，她就夸奖道：“杏儿，你真是长大了。三年前，你才那么一点儿。你看如今，浑身的肉都长出来了，浑身的劲儿也长出来了！”说着，她拿手去理胡杏前额上的散乱的刘海，又拿手去把胡杏的全身只管摸，只管捏，捏得胡杏痒得不行，一个劲儿嘻嘻地笑。那笑

声低沉甜蜜，微微有点儿沙哑，十分好听。捏了一会儿之后，周杨氏去舀了一碗猪肉汤出来，叫胡杏坐下来喝。她一面看着胡杏喝，一面说：

“唉，杏儿，坏了，坏了。女孩子家长出个男孩子般的胸膛来了！——那样厚，只管朝前挺，成什么雅相！不过咱们旧脑筋说话，你也不要在了，现在时兴，那就算了。……可也真怪，怎么一看见你，我就心疼。——心里只管发软！怪不得人家说你是翻生区桃。真是的呢，论身材，论相貌，你两个都不一样。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那么一股劲儿，硬是像得十足！——要说都说不出来的呢！”

胡杏只管柔顺地听着，痴痴地笑着，那浅棕色的眼睛，好像有千言万语，嘴里却连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她本来想打听一下周炳的消息，又怕撞着她的心病，带累她伤心，就没敢开口，只顾低下头喝汤吃肉，吃完了就回身出来。三家巷外面虽然正是隆冬季候，却一点也不冷。灯光灿烂，树木玲珑，和从前热闹的时候一模一样。她和周炳手种的那棵白兰树，虽然枝干还细，发叶也不多，却显得茁壮可喜。她坐在白兰树下那张石头长凳上，和那白兰花就说起话来：

“白兰花呀白兰花，区桃姐呀区桃姐，你是聪明能干的，你是有灵有圣的，你一定要保佑出外的行人平安，你一定要保佑炳哥早点回来，你一定要保佑我脱离灾难，骨肉团圆！”

白兰树轻轻地摆动着。那叶影儿在她头上、身上、手上轻轻摇晃，好像在抚慰她。那嘎嘎的细碎声音好像在回答她的祝愿，极有情致。过了一会儿，她又呢呢喃喃地对白兰花说道：

“今年，回家是回不成的了！如今已经是年三十晚了，——什么动静都还没有呀。不过不要紧，不回就不回！炳哥叫杜发给我捎的话，我就是相信。到死那一天还相信！炳哥四处奔波，拿起枪来和那些当官的对打，不正是为了我么？——可是，像古语说的，